

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七

宋七

朱子 彭龜年 樓鑰 黃榦 李燔

徐僑 蔡沈 陳淳 張洽 李方子

廖德明 真德秀 魏了翁 白玉蟾 梁百揆

崔與之 喬行簡 趙葵 洪咨夔 黃震

王應麟 何基 李昴英 鄭玠 孟珙

王柏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七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宋七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菴晚號遜翁

同安簿孝宗卽位除知南康軍遷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改浙東授江西提刑不拜旋除兵部郎官及崇政殿說書俱力辭光宗立起知潭州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以祕閣修撰辭歸寧宗嗣位落職罷祠卒年七十一追諡曰文封信國公收徽國理宗詔與周張二程從祀孔廟

正誠殿上規天子作述聞中啟後人通鑑大綱明似聖

深衣危坐敬如神採芝空結商山夢起草還思祕閣春。

手澤惠民周七郡社倉遺法至今遵

正誠先生嘗告孝宗曰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為陛下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初先生赴召或以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先生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作述章句或問論語孟子及反覆陳奏上為動容作述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弟子刻其集為一百卷號

朱子全書奏啟後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傳自周
疏詩文皆備啟後以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
能使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
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
子繼其絕至朱子而通鑑萬古法戒而病其去取仍
始著識者以爲知言通鑑先生愛司馬光通鑑足爲
有未盡精當者深衣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
遂作通鑑綱目深衣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
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平居與其徒
磨切講肄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其學
者必行已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
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其平居
終日儼肅如對神明行舒而泰貌端而直日未明輒
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廟及先聖退坐一室几案必
正寒暑造次七郡初近郊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浙東
未之或間七郡舉即日單車就道移書他郡募
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各舟之米已輻輳先生日鉤訪
民隱按行境內屏去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社倉有短先生者謂
凡所措置類南康而惠周七郡其疏於為政帝
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以賑濟有
勞進直徽猷閣又下其社倉法於諸路

彭龜年

字子壽號止堂臨江軍人寧宗時嘗
官中書舍人落職歸里卒追諡忠肅

始終嶽立是非嚴晚節投閒性自恬兩疏已聞攻鹿指
十人何僅佐龍潛考亭踐約求均謫相國移書肯附炎
血漬丹墀忠懇著我今讀史淚猶霑

始終得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
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兩疏韓侂胄用事權勢重於
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兩疏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
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不謂
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書求去

十人

寧宗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等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

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輿均謫嘗充金國弔

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均謫祭接伴使初

朱子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朱子

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陞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

今熹既出臣移書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

宜併出不報移書趙汝愚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

父子之義責望人主於疑間之根盤固不去曾無一

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官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

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

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

歡然宗忠懇先是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

社有永忠懇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

已血潰贅臂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

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余端

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

子至此爲得已乎上云知之

樓

鏞

字大防自號攻愧主人鄞縣人寧宗時歷官翰林學士進參知政事卒年七十七諡

宣獻

請留正學叩宸階人物當今孰與儕立草詞頭驚倚馬
但懲亂首憫投豺孝規玉牒情殊摯和結金匱論未乖
耕織序成千古誦蒼生何日稍忘懷

人物

朱子以論事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鏞請留

詞頭

佐胄誅起鏞為翰林學士時鏞年過七
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
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
人歸於郡鏞
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
為首者而驅
其徒出境民
言遂定堂貼
問故鏞曰蘇
洵有言有亂
之形無亂之
實是謂將亂
不可以有亂
急不可以無

亂弛丞相周玉牒初光宗將進重華又屢更日鑰言必大心善之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金匱時和好未定金求韓書幸速定時日以全聖孝金匱侂冑首鑰言和好待此而決姦克已斃之耕織鑰耕織圖後序曰高宗皇首又何足惜詔從之耕織帝紹開中與備知民瘼伯父璠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翦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繫以五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玉音嘉獎宣示後宮

黃 榘

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朱子門人寧宗時知安慶府後以承議郎致仕卒贈朝奉郎

諡文肅

尋師雪裏步遐蹤苦志終能得統宗五禮手編猶戀墓
兩儀口講復登峯南方豪傑推襟向西蜀生徒負笈從

再訪同門陳李後玉淵三峽望重重

雪裏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子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朱子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朱子始歸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墓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代即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纔密有條理也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無憾登峯矣初幹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往願依幹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

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又深知榦側儻有謀
及來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
既出在位生徒忌者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
者益忌生徒意至是羣起濟之榦遂歸里弟子日
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
講論經理亶亶不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
請益如玉淵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
朱子時

李

燾

字敬子號宏齋建昌人光宗時爲岳州教
授後通判潭州以直祕閣致仕卒年七十

贈直文華閣諡文定

家居講道等鐘撞黃李同稱學寡雙終筮潛龍身已隱
曾麾精騎冠皆降幕襄帥府安荆土堤捍洪州護贛江
宏毅齋銘前哲語心如秋月照南邦

黃李

燾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身隱史彌遠當國廢皇

絕矣遂不復出以直祕閣主管慶元至道官嘗曰凡

人不必待仕宦方有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

功業矣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史臣李

心傳論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以燾爲海內第一

寇降事會洞寇亂漕帥各持其說燾謂寇獨非民耶

請自馳往分兵守險諭幕襄嘗以薦燾謂寇獨非民耶

順逆禍福寇皆帖服燾在江西時修贛江堤旱宏毅

事咸諮於燾不堤捍勞有備洪州皆爲沃壤宏毅

數月卽辭歸元策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

始燾於紹熙元年策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

從朱文公學文公告以曾子宏毅之語退而名其齋

以自秋月九江蔡念成稱

傲焉燾心事故如秋月

徐

僑

字崇甫號毅齋義烏人理宗時歷祕書少
監太常少卿進工部侍郎以疾請改寶謨

閣待制奉外
祠卒諡文清

國貧原不比家貧。蒿目寰區匪一身。欲正根原在人事。
更明友愛見天倫。先賢直接淵源舊。名相重聞俎豆新。
聖學時流多掇拾。盍從磨琢底精純。

國貧

端平初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凡經奏對累數

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矣賜以

金帛僑固辭退而上疏言所謂貧者乃邦本未建疆

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並起女

謁閭宜蠹國膏育執政大臣戕時蠹賊比之於臣未

為貧也帝友愛友愛大義皇子竑得復爵邑先賢

又請從祀周程張朱以趙掇拾嘗言朱子之書比年

汝愚侑食寧宗皆如其言掇拾滿天下不過割裂掇

拾以爲進取之資求其專精

篤實能得其所言者蓋鮮

蔡

沈字仲默建州建陽人元定子少從朱子受學隱居九峯不仕世稱九峯先生卒年六

四十

獨處人休愧影衾西山家學異方欽父師書傳淵微闢
宇宙詩篇寄託深數洞九疇推巨眼行踰千里泯愁心
護喪徒步皆純孝不但清修在卻金

影衾

父元定學者稱西山先生韓侂胄謫之道州元定杖履同沈行三千里胸爲流血無幾微見言

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

懈書傳沈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

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託

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

詩篇沈年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

長於論辨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至其吟咏性情摹

寫造化則又源流於朱子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

而已李士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

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眾理具備信

前聖之言九疇沈精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

不予欺也九疇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

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

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

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

而又九九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

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

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類而擬象牽

合傳會自然 千里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居
之數益晦矣 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義理
自怡 卻金 元定既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
悅 卻金 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陳

淳

字安卿龍溪人朱子門人寧宗時以特薦授迪功郎安溪主簿未上卒年六十五世

稱北溪先生

龍溪英傑七閩尊自紫陽來溯本源志想全儒三代復
體明正學四章存詩書脈卻膏育病孝友心為德義根
吾道既南重付託安卿遺範纂師門

全儒

淳言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為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

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為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為己物矣

四章

淳嘗歎張陸學問無源認

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
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
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膏肓又言欲知天
讀書之次序為四章以示學者膏肓理人欲之強弱
必使之於是是非如辨黑白如遇鏤鄒不容有騎
牆不決之疑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
為知之至而行之盡孝友消性孝母疾亟號泣於天
其語尤中學者膏肓孝友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
者皆婚嫁之葬宗道南朱子嘗語人以南來吾道
族之喪無歸者喜得陳淳又數稱陳善問

張

洽

字元德清江人理宗初歷官祕書郎除直
祕閣主管建康崇禧觀以疾致仕卒年七

十七諡文憲學

者稱主一先生

重思思有鬼神通管子微言理獨窮到遲直利切幾時勞

帝問博兼羣籍獻臣衷且教鄙寇萑苻退合比教倉米

栗充白鹿江東千古迹南閩道脈闡宗風

理窮

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

幾時後

著作

佐郎帝數問度正葉味道

羣籍

少穎異從朱子

日張

洽何時可到將處以說書

羣籍

學博極羣書

鄴寇

嘗改袁州司理參軍尋知永新縣湖南鄴寇作

利害

牘之教倉洽未第家居時行社倉法請於縣白

寇竟

不至貸常平米建倉里中鄉人利之

鹿

洽為長洽曰是先師之迹也其可辭乎

李方子

字公晦號果齋邵武人寧宗時嘗

一言不妄守金銘危坐何堪怠慢形附黨西山書遠勢

挺生南嶠學通經弟兄聞道能敦素師友同門肯謝青

莫怪屈官投刺至幼安龍尾顯明廷

不妄

方子居家竟日危坐未嘗附黨調泉州觀察推

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每至夜

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獨不肯丞相史彌

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官僚或曰此

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附黨用漢皇甫規事

通經德秀嘗進方子弟兄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

子學為學謝青瑤李謚事投刺嘗游太學學官李道

者宗仰謝青瑤李謚事投刺嘗游太學學官李道

就謁龍尾方子於嘉定七年對擢第三

之

廖德明

字子晦號槎溪順昌人寧宗時知廣州遷

直道持躬三代近一言終始可書紳及門慄慄先師說

為郡稜稜大節身南粵堂開家習禮西江車莅獄漸仁

少宗釋氏原明慧舟泛槎溪孰問津

直道

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自入仕至

先師學

方嚴德明確守師說不為時論所變

南粵

復以直祕閣知廣州兼廣東

師悟堂刻

西江

嘗除廣東提點

明慧

德明少學釋氏

朱子家禮

西江

刑獄移江西

明慧

及得楊龜山書

大悟之

槎溪

德明善著述有春秋

明慧

及得楊龜山書

真德秀

字景元又字希元後更字景希浦城人寧

十八人贈銀青光祿大夫諡

獨在朝端不十年直聲中外震錚然金亡露布身憂國

王立風標世景賢庸相喻醫傷藥誤儒臣宗聖任薪傳
一書衍義留經幄學禁重開道統肩

直聲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之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

其風

金亡嘗遷著作佐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

采

敵而在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

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

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

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

之弊立見惟陛下立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藥誤

下慎之重之玉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藥誤

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

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

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

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繼庸

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薪傳自侂冑立偽學之
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名以錮善類凡近
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秀晚出行義為戶部
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焉切思賢乃以大
尚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
學術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
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學禁黨禁
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
正學遂明於天下
後世皆其力也

魏了翁

字華父蜀蒲江人寧宗時官祕書監理宗

樞密院事致仕卒年六十贈太師諡
文靖封秦國公學者稱鶴山先生

侍讀經筵資啟沃行兵幕府策功勳九經義備丹鉛勘

十弊言精阜白分蓄水灌田民受澤依山築室士如雲

卽今睿藻千秋煥名並希元仰慕殷

經筵

了翁進侍讀俄兼吏部尙書經幃進讀上必改

苦心

容以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

難上

悉嘉納且手詔獎論幕府會邊警沓至命了

軍馬

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死事之臣

黜退

儒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樞密院

事赴

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

此命

以出了翁旣出則復以建督爲非雖恩禮赫奕

而督

府奏陳動相牽制故九經所著有鶴山集九經

遽召

還前後皆非上意也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

隅周

禮井田圖說古今十弊始了翁念國家權臣相

考經

史雜抄師友雅言十弊繼了翁擅國柄外變風俗

綱常

淪斃法度隳弛貪濁在位舉事弊蠹不可受澤

滌濯

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受澤

初知

眉州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

說誘掖

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

文風復慕頤壘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依山嘗築室
無不為士論大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白鶴山
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帝嘗賜
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睿藻
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
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臣飲餞於關外又
賜第宅於蘇州士林榮之

白玉蟾字如晦瓊山人本葛長庚變易姓名甯宗
時入館太乙宮賜號紫清真人後忽不知

往所

何幸真人覲紫清金華九目訂仙盟騎鰲採月皆三昧
跨鶴餐霞足一生梅竹風騫孤勁節葭蒲烟起詠觴情
經繡柱下多神解修道年來向往誠

九日

玉蟾師事陳枏得其道術枏後於臨漳解化玉蟾乃往還於羅浮武夷天台金華九日諸山博

洽儒書究

騎黿

玉蟾飛仙吟送張道士有夜騎玉黿

竟禪理

採明月蕊殿瑤臺寒徹骨三十六天

不開門風吹琪

三昧

玉蟾又因友人陳標得餐霞武夷

花散飛雪之句

楊補之三昧賞之以詩餐霞武夷

山中有止菴爲玉蟾修煉處其自讚云千古蓬頭跣

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上白雲深處吾家語

見詩梅竹

玉蟾出言成章武夷文不加點善篆隸尤妙梅

粹猶兀然也後至臨江慧月寺之江月亭飲酣袖出

詩與諸從游因躍身江流中衆呼舟人援溺玉蟾出

水搖手止之而沒人以爲仙去是月葭蒲偶成云葭

又見於融州老君洞復歸於羅浮一片紫菱神解余

蒲滿蕩起晴煙總屬霜鷗雪鷺天一片紫菱神解余

開十字中間放過采蓮船俱見羅浮山志

齡卽好觀玉蟾所注道德

經是蘇軾堂河帥持贈者

梁百揆

字宗盛番禺人今屬順德寧宗時授從事郎歷奉議大夫引疾歸理宗淳祐中卒

阿翁品望作純儒性理名家學不孤詎以制科榮赤紱同將直諫伏青蒲攄忠道與詩書合耽隱情非水石娛

異代剛峯堪並祀千秋俎豆在南禺

純儒

父仲欽博究羣書尤邃性命之學以真制科百

少謹

厚苦志力學登嘉泰四年省元嘉定直諫百揆

十年

進士初授從事郎太學錄進符璽郎直諫立朝

侃侃

雖職非言路而屢疏條議國政水石未幾史彌

與族

人交奎該詡輩皆以直諫忤時彭聖學有功名剛

立遂

引疾乞休退隱禺山闢異端彭聖學有傳剛

教學

者稱為端懿先生俱見潘棣元廣州鄉賢傳剛

宋禺

山書院在省城城隍廟西鄰百揆嘗講學於

峯此

明海瑞亦讀書其中且為百揆追表其墓瑞卒

郡人並祀二先生於院內
見梁廷佐廣州貞烈傳

崔與之

字正子號菊坡番禺人始光宗時入官知

使兼知廣州召拜右丞相不受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封南海郡公卒年八十二諡清獻

桑梓爭傳愛菊名。歷巡海上頌澄清。南淮立社營團馬。

西蜀綏邊閫制鯨。百粵觀瞻成俊偉。三朝出處獨分明。

曲江唐室垂嘉範。晚起能齊異代聲。

澄清

特授廣西提點刑獄遍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

然朱崖地產苦薹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

百緡瓊人以古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

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立

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

社先是揚州兵久不練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
與日習爲射令所部兵皆放行之淮民多蓄馬善射
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浙西蜀之
帥蜀時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
入黑谷威畏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
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
而軍政始立後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
代金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始成都
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
大擾與之以遷爲煥章閣待制知出處帝於是注想
成都府本路安撫使至卽帖然知出處帝於是注想
政事晉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
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陳奏無隱帝覽奏嘉歎趣
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曲江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
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曲江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
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
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

之風卒與三子者方
駕齊驅可謂賢矣

喬行簡

字壽朋號孔山東陽人理宗時召試館職

事拜右丞相定封魯國公致仕

卒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

金。祚。懸。知。指。日。亡。伯。恭。高。弟。出。東。陽。求。言。直。並。求。賢。切。

治。外。先。從。治。內。強。七。疏。霜。標。頻。淬。厲。三。京。風。靡。實。憂。傷。

詩名歇後無經濟。同此淪胥絕勝唐。

金祚

初知嘉興移鎮江列上備伯恭始從呂祖謙求

賢

轉宗正少卿權工部侍郎貽書宰相請理宗行三

初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治內參

知政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奏言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難繼自古英君必先治內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臣恐七疏行簡前後七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七疏皆切中時弊

三京

為右丞相力奏三京撓敗襄陽失守

趙葵

字南仲方子理宗時為將作監丞知滁州累官樞密使封長沙郡公江東安撫使授

右丞相度宗初致仕定封冀國公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諡忠靖

行陣終思黼展酬材兼將相樹鴻猷忠由孝盡皆真摯弟樂兄彈泯怨尤益國三封更平冀國揚州再莅判潭州新安門下淵源遠一代儒臣物望收

行陣

理宗紹定六年進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

陣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葵頓首曰臣
不佞忠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
報忠孝以知滁州時適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到股雜藥
淮東提刑李全攻揚州弟兄時議收復三京以葵權
葵親出搏戰屢戰皆捷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
知應天未幾兵潰兄范上表劾葵詔降授兵部侍郎
移司泗州又知揚州兵威復振以應援安豐捷拜刑
部尚書端益國進衛國公開慶元年加益國公景定
明殿學士益國進衛國公開慶元年加益國公景定
元年進魯國公度宗揚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
咸淳二年進冀國公揚州再知揚州以前後留揚八年
墾田治兵邊備益潭州淳祐十年以病罷為觀文殿
飭故師出輒勝始葵稍長與兄范俱勵志立功父方器
特進安淵源之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燔朱子
撫大使淵源之遣從南康李燔為有用之學燔朱子
門人也

洪咨夔

字舜俞於潛人理宗時應殿中侍御

俎豆酬功歲月遐臥龍遺愛起三巴林錢就犒軍謀灼

茹飯能甘庭訓嘉臺諫乘驄推地望廟謨抱虎慮天家

縱曾知己辭徵召來往輸忠蜀士誇

臥龍

嘗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祀諸葛亮

軍謀

青州張

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淮東帥邱壽雋宜以所獻就

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命輸

其半林亦庭訓為祕書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

不復來庭訓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

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地望監察御史咨

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地望監察御史咨

夔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乃上疏曰臣考古治亂之

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

則綱常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奚
權之攬願陛下宣示臣言俾大臣懲往轍而圖方來
以仰稱更抱虎元人以金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
始之意抱虎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
大理寺可也况與大敵為鄰抱虎枕蛟事變巨測蜀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乎不從
士初崔與之帥成都為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
示人私也不受惟往
來効忠蜀人高之

黃震

字東發慈溪人度宗時官監察御史進宗
正少卿不拜卒後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潔比澄潭學行修及門私諡足千秋殺牛請禁祠山廟
畫鷁來焚競渡舟非聖人書難寓目佐權相子肯低頭
粵花累歲曾供御一旦蠲除惠尙留

乃門

震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

私諡

文祠山嘗出通判廣德軍郡有祠山廟歲合江

潔少挾兵刃以舞牲迎神為樂常鬪爭至犯法又其

俗有所謂埋藏會者為坎於庭廣深皆五尺以所祭

牛及器皿數百納其中覆以牛革封鐫一夕明發視

之失所在震以為妖而殺牛淫祀非法言之諸司禁

絕競渡在撫州時勸民種麥禁競渡船焚千寓目震

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釘鐵舫軍營五百間寓目嘗

觀無益之詩文不可作也低頭以權相賈似道從子

驕縱不法震為通判數與爭論是粵花嘗徙廣東轉

非蕃世積不堪疏震撓政坐解官

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

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

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人度宗時官尚書給事中辭去後召為翰林學士不拜世稱深寧先生

家居二十年

卒年七十四

一腔忠誼策親掄首選文山宋得人春雪民生常繫念

冬雷天變責修身涵今茹古儒淹貫解紱抽簪世隱淪

憶弟制科先後擢書窺館閣下帷晨

得人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考第既上帝欲

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春雪經筵

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

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

對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

冬雷兼起居中書舍人適遇冬雷應麟言十月之雷

惟東漢數見迺命令不專姦衰並進卑踰尊外

陵內之象當清天君以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

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威福賈似道聞之斥退之意

決淹貫所著有詩攷詩地理攷漢藝文志攷證通鑑
矣地理攷通鑑地理通釋通鑑答問困學紀聞
玉海制科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苟沾
等書制科名譽得則一切委棄制度典章慢不加省
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乃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
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
鳳同日生開慶元年
亦中是科詔褒諭之

何

基

字子恭金華人度宗時以薦授史館校勘
兼崇政殿說書不受卒年八十一諡文定

世稱北
山先生

眞實爲心刻苦功親承杖屨振高風漢儒絕類躬淳固
箕範旁參性會通道自八閩延一脈人思兩浙迪羣蒙
屢徵不起山棲老誰識金華辨問中

眞實父伯黉爲臨川縣丞時黃翰適知其縣事伯黉命基師事焉翰初見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
工夫然後可從事聖賢之學基漢儒類漢儒雖一本
悚惕受命因得盡聞淵源之懿基嘗言以洪範參之大學
於朱子然就其言發箕範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蓋其
明而新意愈出不窮確守師訓故能一脈
確守師訓故能一脈
精義造約如此一脈
添差婺州學教授不起
兼麗澤書院山長不起
從官列薦通判鄭士懿太守
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
金華王柏辨問者十八

李昂英

字浚明號文溪番禺人理宗時官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番禺縣開國男卒年五

十七諡

忠簡

星降庭前抵夢罷後來星殞遂騎箕菊坡特識高羣輩
梅嶺寒香挺一枝祕閣辨冤三字褫南人無黨九重知
彈奸章奏休驚詫膽略君看諭賊時

星降

將誕母黎氏值大星降庭因名昂英少雋穎

星

殞

其後致仕歸久之忽一夕大星殞

特識

昂英弱冠

薦於鄉崔與

寒香

昂英為右正言時上殿復劾樞密

之深器之

院陳

韓臨安尹趙與憲未及讀劄

而帝即問所論

謂誰卻其疏不納遂罷職出國門三

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介韻餞昂英國門外有

庾嶺梅花清似玉

一番香

三字

先是起復直祕閣在

送一番寒之句

聞者壯之

家權

鄉帥邱迪嘉安

指平民為盜

攝倖陳知章復恣為羅織戮及無辜昂

英移書迪嘉評之嘉不聽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敕

留郡庫乞辦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
此爲僉王所陷竟褫閣職昂英聞之怡然賦詩曰但
得四方全性命何妨三字無黨嘗除吏部郎官因進
減頭銜其勇於爲仁如此邪吳知古之詭祕又言欲
建儲之遲遲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祕又言欲
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一事帝必從容問之會丞
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容問之會丞
相杜範侍御劉漢禰祭酒徐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
疑奸相史嵩之所爲而廷臣緘默無敢言者昂英獨
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列乞正奸相之罪以
伸三賢之冤帝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中外彈
頗畏憚之除兼侍講昂英愈感激親擢知無不言彈
奸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朝論洵洵昂英奏史嵩
報又再疏曰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
臣竊國之盜臣擅國之強臣誤國之奸臣將爲害國
之亂臣疏三上語益切帝爲動**膽略**初廣州摧鋒軍
容卽日與嵩之宮觀勒令致仕

嶺復更成江西成卒皆怨卒有曾忠者相率爲亂焚
惠州二月遂圍廣州聲言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焉
帥守曾志鳳聞之航海潛遁崔與之登城曉以禍福
賊羅拜城下昂英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出諭賊
賊擬刃欲向之不爲動從容言利害順逆以感動其
心賊皆聽命而首謀者懼誅終不肯降昂英知其黠
不可口舌說徑歸厲兵秣馬遂啟關擊賊賊知有備
遁去事聞帝嘉其膽略除大理司直遂起與之爲帥
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
旬而定俱見廣州人物傳

鄭

玠

字太玉滇陽人今屬英德理
宗時知博羅縣遷太府寺丞

飛。鳧。吏。治。頌。清。嚴。見。賞。文。溪。器。不。凡。今。古。詩。篇。垂。石。室。
逍。遙。仙。侶。結。雲。巖。香。清。花。院。添。新。夢。書。積。茶。庵。擁。舊。函。
堂。上。鄭。公。風。韻。在。未。須。太。府。侈。頭。銜。

清嚴居洞後每政暇輒至讀書其中治邑清嚴不苟
政成人和有文溪
曹參之風
事正言李昂
英巫稱之
詩云松門石逕
見其處恨不覩其全篇
歸稚川竈上丹霞樓寒後嘯木山月白正是仙人朝
斗時壺天境象何靈杳松門石逕茸芳草落花滿院
香沈沈緣似劉郎應解到碧溪數聲連
暮鐘夢回已覺松窗曉見羅浮山志
逍遙子者常處茶庵與鄭公咸淳中玠子康佐知惠
玠相倡和為神明之交
吟詠泉石
墨跡猶存
適俱見
粵大記

孟

珙

字璞王絳州人理宗時授忠翊郎累拜檢校少保兼甯武軍節度使知江陵府封漢

東郡公進封吉國公卒贈太師諡忠襄廟曰威愛

纔謁諸陵到汴梁又傳蒙古入襄陽江城汭淺鳴鞭警

蜀道屯空聚粟忙逐日雄心威敵國隕星箕尾射寒芒

泉臺乃祖應含笑手挈文孫報岳王

謁陵

珙既伐蔡成功遂滅金於是晝夜兼行與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珙襄

陽朝辭

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

勞臣何

襄陽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下汭淺珙至江城

力之有

襄陽圍又攻襄陽珙固守不下汭淺陵登城

歎曰

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

鳴鞭

卽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汭無

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聚粟先是元兵至瀘珙命重
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
祥屯涪州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
餉屯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為策應
隕星會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薨之文孫四世
嘗從岳飛軍中有功

王

柏

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少慕孔明為人自
號長嘯隱居教授卒年七十八以國子祭

酒楊文仲
請諡文憲

長嘯無殊抱膝時臥龍高致少能師自從宗指聞居敬
更向源頭善質疑河洛闡微精識見衣冠白事肅威儀
北山何遺範沿閩嶠一髮千鈞世教垂

臥龍柏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
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喟然歎
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乃更以魯齋
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朱子質疑
之傳卽往從之遂聞立志居敬之旨質疑
疑必從河洛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
基質之河洛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
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
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
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
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
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
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
其卓識獨衣冠柏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
見多如此衣冠當暑閉閣靜坐弟子白事非衣冠不
也世教所著有涵古易說伊洛
精義紫陽詩類等書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八

宋八

李庭芝 江萬里 區仕衡 李芾 張世傑

陸秀夫 羅鑄夫 汪立信 文天祥 謝枋得

趙必瑑 家鉉翁 張鎮孫 謝翱 唐珙

鄭思肖

遼

韓延徽 張礪

金

党懷英

麻九疇

郝天挺

元好問

元一

耶律

楚材

郝經

金履祥

史天澤

劉秉忠

趙復

許衡

趙復

許衡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八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九首

宋

李庭芝

字祥甫隨人度宗時官兩淮制置使恭宗北去率所部力守揚城端宗立召爲少保

左丞相行至泰

州被執不屈死

車騎尚書夢裏猜一逢荆帥卽稱才瑞徵芝棟雲紛郁

淺恨蓮池水溯洄李虎身夷能圉固應龍志合肯波頽

兩宮惜未瓜州奪糧盡孤城入海哀

尚書

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

書謁

帥孟珙請自効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

日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芝棟庭芝

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蓮

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恆出長老之上芝

池其後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

朱煥請於元帥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

芝與姜才所爲不殺李虎初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

之何俟於是斬之李虎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

祐元年春賈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遁無一人

能守者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

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章俊出戰持應龍有

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應龍宋

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秦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

中來說降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

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兩宮宋亡謝

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

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日奉詔守城未聞有
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入元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
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因圍耶今吾與
嗣君旣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發弩射使
者斃一人餘皆退去使姜才糧盡先是城中糧盡庭
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糧盡芝猶括民間粟以
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
藥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庭芝以朱
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
兵追圍之朱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
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

江萬里

字子遠都昌人理宗時官國子祭酒侍讀

度宗卽位累拜左丞相尋奉祠歸恭宗德
祐元年饒州城破投水死年七
十六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

盈盈碧水隔池灣止水名亭止此間勁節不沈愁草斂

忠魂常在壯芝山拜師禮况君臣阻喪母誣同妾媵還

白鷺洲前遺範肅清風激厲滿塵寰

止水

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游騎所執大誦欲

山後

自戕旣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

止水

人莫論其意草斂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

與國

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弟萬頃索金銀不

得支

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

中積

尸如壘翌日萬里尸拜師帝初賈似道以去要君

獨浮

出水上從者草斂之拜師帝初即位呼之為師

相至

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

禮陛

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

殿舉

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喪母萬里器望清峻

為千

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幾喪母議論風采傾動

一時

帝眷注尤厚嘗丐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

母歸

南康旋以母疾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

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

白鷺

初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

區仕衡

字邦銓順德人理宗時入太學為上舍時稱九峰先生端宗初年卒

縱目錢塘又建康髫年智略已非常倫安上豈晉元帝進諫人如陳少陽半壁河山傷蹙國九峯煙雨泣還鄉

病中不食身祈死恢復無基枉斷腸

縱目

嘗出游錢塘建康收覽形勝謂非建都要害嘗言兩河父老日望王師北轉何不移蹕淮汝襄

漢以圖恢復上豈甘為晉元帝偷安一隅哉將相酣

參湖

山殊無擊楫渡江聞雞起舞之志尚得謂國有

人智略

仕衡生而穎異強識博聞以先世多在史局

乎智略

得縱觀中祕書故上自結繩下及百家諸子

無不研究而一以進諫入太學與樂清劉黻吉水鄒

反本歸約為宗謨為莫逆交時賈似道弄權

誤國率三學諸生劉黻等疏論似道為相不法言當

嚴斥逐以為為人臣擅專之戒天下事尚可為也陛下

苟以似道為可獨任使文臣不能効其謀武臣不容

竭其力鎮戍苦於轉移兵士苦於策應行都人心輒

已動搖矣九峯值蒙古入寇國勢危急仕衡畫郭林

疏入不報九峯宗像贊之以自況遂遁歸龍津在九

峯書院倡明經學先後來就業者不食元兵漸逼端

二百餘人學者從之多有所得為聲援計諸將屢戰

廣仕衡家故饒出萬金集鄉兵為聲援計諸將屢戰

不利仕衡知宋祚將傾勢不復支景炎元年病即不

食日得為宋室完人幸也自書其碣合二子

勿起墳勿表墓見廣州人物傳及九峯文集

李芾字叔章自廣平徙汴又徙衡州度宗時歷

使元兵陷潭閭門自殺贈

端明殿大學士諡忠節

知臨安府少帝時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

遍將信義論閭閻效死如林節不砭忠入心脾千井殉
聲隨血泪一家殲軍門杯酒殘更度敵壘旌麾達旦添
報國英風雄楚北還從阜幟想威嚴

信義

芾至潭與百姓相見皆諭以信義慷慨登陣又勉諸將以忠義分地而守自九月至十月親冒

矢石督劉孝忠等大小數十戰死傷相藉箭盡括扇

為羽取庫中積鹽席焚灰取鹽人飲血乘城三月不

能下百姓杯酒力已竭元兵以除夕登城衡守尹穀

固守愈堅自焚芾令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夜

傳令猶手書盡忠二字為號達旦諸賓佐出芾坐雄

湘閣召帳下沈忠論曰吾分義當死第不可辱及吾

家汝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忠伏地叩頭固命之涕

泣許諾取酒飲家人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畢

縱火焚其居忠還家殺其妻子至火所大恟亦自刎

幕屬茶陵顧鹿嶽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聞之多舉

家自盡少有倖全者城阜幟初元兵取鄂起為湖南

無虛井林木縊死相望發部兵捍衛縣與一阜

幟令斬亂者民始帖然張世傑使進少傅樞密副使封越國公

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

斷維休得議途窮一着棋尋敗局中奪港倚誰為地主

覆舟先自告天公紅羊換劫埋滄海白馬來潮捲颶風

北運方隆南運盡虎臣從古印精忠

斷維張宏範得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

移耳宏範等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元颶風復欲

軍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

奉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
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陸秀夫

字君實鹽城人李庭芝辟為兩淮制置參
議端宗即位進同簽書樞密院事帝昺立

拜左丞相厓山破驅妻子入
海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山河破碎水漂萍尚倚危航講聖經太后垂簾傷擾擾
孤臣正笏立亭亭圍城已誤潮三日赴海誰憐帝八齡

始信庭芝真得士淮南幕府小朝廷

聖經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
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匆遽

流離中猶日書大垂簾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疏略

學章句以勸講垂簾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

稱正笏每時節朝會秀夫儼三日江畔衆以為必為

奴正笏然正笏立如治朝

潮水所衝適潮三日不八齡軍敗秀夫度不可脫乃
至及拔營潮乃大湧先是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
衛王昺赴海死得士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
之王年僅八歲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

羅鑄夫

順德人理宗景定中省元宋亡隱居不仕學者私謚為義隱先生

萬言成誦詔神童異秉天生學力充鴻筆省魁多士上
龍翰寇靖一鄉中詩書倡教師儒範珪組辭榮隱逸風
有子克家行義讓仰追世德舊堂崇

萬言

公生有異質省魁宋理宗景定中以明寇靖是日誦數萬言經試省舉第一人

廣盜鍾明亮寇南海公告諸父老共隱逸元代有天為捍禦計鄉里賴之俱見羅司勳集下公不仕

隱居教授終其身義讓其次子文鳳仕宋爲都巡檢
及卒私謚曰義隱後辭去廣置田庄三百頃好
行義讓嘗慕漢樊重世德公爲余遷居粵五世祖
之爲人俱見粵大記

汪立信

字誠甫又字紫源六安人一作浮梁人恭
宗時以端明殿學士爲江淮招討使聞賈

似道師潰扼吭
而卒贈太傅

親藩欲建府東西招討江淮聽鼓鼙帳裏鶴鵝心已渙
堂前蟋蟀手誰攜姦臣誤國孤忠抑烈士臨戎衆志齊
覓得趙家乾淨土空陳三策奠黔黎

東西

嘗以書遺賈似道言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
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
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
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

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
府以蒞任得其人率之有奮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
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
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
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
也若銜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
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招討後以立信爲
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招討江淮招討使
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
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
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心渙立信至
似道拊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如此心渙建康見
守兵悉潰散知事不可成乃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
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江淮以爲後圖已而聞賈似
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
日猶得死蟋蟀似道常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乾淨
於宋土也蟋蟀俾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乾淨

初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
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

文天祥

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吉水人理宗時

起為湖南提刑知贛州恭宗初年起兵勤王除
知平江改守杭州拜右丞相入元軍請和被拘

逃至福州端宗復拜為右丞相帝昺立加信

一片忠肝鐵石磨黃冠歸去意如何贛州慷慨勤王詔

燕市從容正氣歌武穆也同官少保夢炎應愧厠高科

梅花匝嶺香彌烈霜雪千年不改柯

忠肝

自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

間非夫也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
浸忘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藁一揮

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

曰是卷古誼忠肝臣敢爲得人賀黃冠其後宋亡

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

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

慷慨初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告急詔天下勤王天

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每語及

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

之食者死從容在獄中三年嘗作正氣歌一高科留

人之事從容在獄中三年嘗作正氣歌一高科留

炎在宋曾擢進梅花明史載史應祖爲黃平知州有

士第一後降元梅花明史載史應祖爲黃平知州有

從質妻尹氏有娠夢天祥入其舍生從質曰我家必昌

可法後史公殉難揚州葬梅花嶺

謝枋得刑兼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後賣卜建陽市

字君直號壘山弋陽人恭宗時以江東提

謝枋得刑兼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後賣卜建陽市

謝枋得刑兼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後賣卜建陽市

元欲官之不食死
年六十四諡文節

辛苦長途絕粒行尙留一息到燕京謝醫從此全君父
賣卜先曾隱姓名竟以忠臣兼孝子應教薦主愧門生

疊山高餓標清節薇蕨歌殘有繼聲

絕粒

元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頫來言枋得罵曰

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治病民願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謝醫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枋得卽日食菜果初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乃欲生我耶棄之賣卜入建甯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於地終不食而死賣卜初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

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孝子枋得妻李氏素之多延至其家使與弟子論學孝子有志節被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淒然而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爲官人妻何泣也李曰吾豈可嫁二夫耶顧謂二子曰若幸生還善事吾姑吾不得終養矣是夕解裙帶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遭播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當然也人稱爲賢母云俱見宋史烈薦主元尚書留夢炎嘗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女傳薦主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梓白廝養卒而不可得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高餓枋得既至京師問謝太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高餓枋得既至京師問謝太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收若哉

趙必瑑

字玉淵東莞人度宗咸淳元年與父崇誦同登進士以南康丞歸養後辟為簽書軍

事判官兼知錄事宋亡隱居溫塘以壽終

驥附文山操雪霜淒淒陽九話肝腸矛頭首請家貲贍
弩末心期士氣揚一綫蒸嘗延懿邸半生蔬菜隱溫塘
後人莫責宗臣殉憶否承恩趙子昂

文山

文天祥開督府於惠州必瑑上謁天祥偉之辟為朝散郎簽書惠州軍事判官兼知錄事天祥

弟璧

為行朝總領亦屯於惠

家貲

東莞熊飛起義兵欲盡括邑人財穀

尤愛敬必瑑

每事取決焉

家貲

欲盡括邑人財穀

以充軍費

人情洶洶必瑑請以家資三千緡米五百

石贍軍

乞優邑人之力飛從之就委必瑑董其事乃

第物力之高

下而均懿邸必瑑為宋濮安懿王溫塘

之裔見廣州人物傳

宋亡遂隱居於東莞溫塘村惟以詩酒自娛俯仰林壑欣然會心朋儕二三更唱迭和歌笑竟日將以遺世事而閒餘齡嘗自題其隱居之室曰詩人只合住茅屋天下未嘗無榮羹則其所養可知矣見粵大記

家鉉翁

字則堂眉州人初知常州後拜簽書樞密院事使元被留宋亡元欲官之不屈元成

宗賜號處士放歸以壽終

不聯吳賈檄郊圻奉使難隨旅雁歸北路拜無新主尋西山餐有故臣薇紅顏收贖忠貞顯白髮興亡寄託微處士并辭金幣賜春秋大義重歔歔

吳賈

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賊降鉉翁獨不署奉使元帥遣

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吳堅奉表祈請於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且夕

哭泣不新主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故臣元使
食飲南服鉉翁以義不二君辭
宋三宮北遷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路流涕頓首謝
奉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者莫不
歎收贖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獄鉉興亡狀貌
息收贖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獄鉉興亡狀貌
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
改館河間廼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
及宋興亡之故金幣元成宗皇帝即位放還賜號處
或流涕太息金幣士錫資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
卒而

張鎮孫

字鼎卿號粵溪番禺人今屬順德端宗時
官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

使兵敗被
執道死

見面從來亭有識少年射策動金鑾朝中未肯阿權相

海上空勞作帥官。圍絕穗城淪北轍。魂歸梅嶺愴南冠。
鼎卿大節非降將。史筆悠悠定論難。

亭識度宗咸淳七年廷對爲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
落也有司構見面亭以族之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
珠寺以大魁自期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夢彎長
弓射江江爲竭者昂英占之曰應是識者其張氏子
乎鎮孫時年方弱齡謂同舍生曰豈不是僕聞者姍
笑之至是射策其年大江忽渴往來相通企望能辨
果爲狀元射策眉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
策切直調暢時度宗留意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
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阿權丞相賈似
乃日子乃我啟上所擢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
鎮孫不謝例使判局取殮錢又寡取之人服其不阿
作帥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間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

爲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梅嶺元會右丞塔出會
行伍分東西二路誓圖恢復呂師夔復入合攻
廣州鎮孫欲爲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非降時陳仲
被執歸之於燕鎮孫遂死於大庾嶺微紀海
上事大書鎮孫死節董師謙亦書其死節惜無有表
白之者而史乃以降書毋亦董狐責盾之義也見瓊
臺會稿

謝

翺

字臯羽浦城人恭宗時參文天祥軍事宋亡不仕自號晦髮子亦號全歸子卒年四

七十

竹如意碎淚縱橫片硯還攜玉帶生燕市招魂餘義概

楚騷遺怨接歌聲白頭軍枉參帷幄青史人誰著姓名

幸有景濂重立傳一腔忠憤寫分明

如意

勦登子陵臺設文天祥主於荒亭隅拜伏醑酒

何極

號慟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日魂朝往今

鳥兮

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玉帶文信國歌聲常

以朋

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

劍錄

嘗感唐珣事作冬青樹引語極酸苦讀者洒泣

及居

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必歸骨於許劍之地惟

葬子

陵臺南以文藁殉勦所作詩文自號啼髮集巾

幄初

天祥開府延平勦長揖軍門遂參軍事天祥被

執勦

匿民間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樹雲嵐草

木與

所故迹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句越多青史宋史

閩閱

舊家勦游其間莫知為天祥客也無謝

勦唐

立傳明宋濂始作

珣名

立傳

唐

珣字玉潛山陰人帝昺初年盜發宋帝

唐

珣字玉潛山陰人帝昺初年盜發宋帝

一

杯難保舊松楸行到蘭亭杜宇愁玉璽已教歸朔漠。

石函誰與瘞荒邱。赤眉煽虐遺民痛。白骨銜冤義士收。
當日鷗波書法擅。何曾立碣表千秋。

一杯浮屠楊漣真珈帥徒役頓蕭山發石函珏痛憤

具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年於家酒酣珏

泣請曰吾不忍陵寢之暴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

為號欲隨號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義事也萬

一事露奈何珏曰吾籌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復黃絹為囊分委而散遣夜往收貯

詰旦事畢來集出金帛酬戒勿泄越七日浮屠下令

哀陵骨集牛馬枯骸中築塔壓之義士蘭亭山後上

名曰鎮南不知陵骨之猶存也

種冬青樹為識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

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

見夫之年羊之月鷗波

鷗波

每自稱鷗波居士

鄭思肖

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嘗以上舍上疏言事宋亡隱居吳中不仕亦不復娶卒年七

八十

盟檄經年九九參孤臣有誓恨長含避人深絕吳門跡去國稀聞朔客談玉骨蘭珍春已寂金心菊鑄水空涵乾坤是處滄桑感憔悴連江鄭所南

盟檄

少帝德祐二年作臣子盟檄端宗景炎二年作後盟檄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託其名曰九

九書

心吳門隱居吳中一室蕭然坐必向南歲時伏

誓盡之

吳門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

朔客

思肖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蘭珍工畫墨蘭不友坐見有北音者即自引去

求之

不得以賦役脇取思肖曰田可奪蘭不可畫嘗

自寫一幅長丈餘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

中以天菊鑄思肖又題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命去
爲春菊鑄國自同金鑄心自哀其詩名曰心史沈
之井所南初爲上舍嘗叩關上疏犯新禁衆爭目
中遂變今名字所南義不忘趙北面也
遼

韓延徽

字藏明幽州安次人仕劉守光爲幕府參
軍使遼遂留爲謀主太祖稱帝累拜中書

令太宗立進兼樞密使
同平章事封魯國公

乞援慷慨發幽州不屈何辭怒見留塞上馬肥羈客恨
帳中鶴去故園秋冊封議禮賢人倚匣列更名學士優
佐命功臣應數爾規模草創盡鴻猷

見留

燕帥劉仁恭奇之召爲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
參軍同馮道祇候院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後守

光爲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使牧馬述律后
諫曰彼秉節弗撓賢者也奈何困辱之太后召與語
合上意立鶴去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白帳中出
命參軍事鶴去比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
至矣已冊封時河東使請行冊禮帝召延徽定其匣
而果然冊封制延徽奏一遵太宗冊晉帝禮從之匣
列先是延徽居遼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
州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緘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
契丹德明不以爲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
其見我必喜旣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
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上大悅
賜名匣列匣列遼言復來也卽命爲佐命太祖初元
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佐命太祖初元
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
度井井延徽力也爲佐命功臣之一

張

礪

宗卽以原官用之累拜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後為蕭翰
所逼憤恚卒於恆州

專用遼人內地治晉梁淪陷乃心悲救民衷曲仁除暴
開國謀猷夏變夷言事麟臺難隱默逃歸騎乘苦尋追
朝廷大體安危繫不悔當年納牖辭

遼人後唐以礪為招討判官援張敬達於河東及敬

太宗伐晉入汴諸將蕭翰耶律郎五麻答輩肆殺掠

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治之不可專

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言事太宗見礪

人心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聽言事剛直有文

彩擢翰林學士礪臨事必逃歸未幾謀亡歸為追騎

盡言無所避上益重之逃歸所獲上責曰汝何故

亡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鬱鬱以

是亡耳上顧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

乃使失所而亡礪去可再
得耶遂杖彥英而謝礪
北還至樂城崩時在恆州
礪方卧病出見之翰數之
不可爲節度使我以國舅
守汴以爲宣武軍節度使
解里好掠人財物子女今
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
鎖爲麻答以礪大臣不可
殺乃救止之是夕礪恚憤
卒

金

党懷英

字世傑號竹溪奉符人世宗時爲成陽軍判官後歷仕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年

七十八

諡文獻

丰儀秀整若神仙藝苑銜華少比肩文體歐公歸樸茂

詩心謝客去雕鐫。簞瓢日給亭中樂。山水風清世外緣。
堂隕大星光尚在。還將頽悟憶髫年。

神仙

懷英在孕時夢道士吳筠來託宿

藝苑

懷英累

文詩

趙秉文言懷英之文似歐公不為尖新奇險之

一人

懷英放浪山水間詩酒

大星

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

星隕

於所居之堂眾

髫年

懷英少頽悟

麻九疇

初名純字知幾莫州人一云易州人。世宗時賜及第官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卒

年五十三

七齡揮翰曰神童。郎蔡幽棲學貫通。名譟小兒諧士論。

經傳高弟達宸聰活人醫術蒼生濟華國文章素望隆

一自確山兵避後廣平驅迫悵飛蓬

七齡

有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

鄧蔡

弱冠入太

南渡

後寓居於鄧蔡間之遂平西山始以

士論興定

古學

自名博通五經於易春秋為尤長

未試

開封

府詞賦第二經義第一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

振雖婦人小兒皆知其名及廷試以誤出士論惜之

高弟

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

疇平章政事侯摯翰林學士趙秉文連章薦

之特賜

盧亞勝進士第以病未拜官告歸

醫術九

初因經

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數又喜

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典張子和游盡傳其學且

為潤色

文章

後以避謗忌持戒不作

廣平

居鄧

所著書

城天興元年元兵及河南挈家走
確山爲兵士所得驅至廣平病死

郝天挺

字晉卿澤州陵川人金末居於河

丈夫苟不耐饑寒齟齬思成一事難速售久傷科舉廢

懷貪幾見宦游安性娛洪水皆行迹學付遺山亦大觀

崖岸自矜豪富絕通人何必致高官

丈夫

嘗謂元好問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

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速售早衰

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

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洪水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

信

豪富

天挺雖落魄困窮終不一至

通人

又曰讀書

選官不為利養
唯通人能之

元好問

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人哀宗時官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卒年六十八

太行山下大河濱
開拓雄才眼界新
兵燹餘生無故老

詩文一代有斯人
亭留史藁看題榜
軒感幽蘭自愴神

著作可堪年已晚
雜篇愁絕紀壬辰

太行

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

為箕山

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詩文金亡不仕

以為近代

無此作於是名震京師詩文為文有繩

尺備眾體

其詩奇崛而絕雕剗巧縛而謝綺麗五言

高古沈鬱

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

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
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
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題榜
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度幾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
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
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
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亭於家著
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
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所
傳者有愴神金亡哀帝自壬辰好問所著書
中州集愴神繼於幽蘭軒壬辰有壬辰雜編

元一

耶律楚材

字晉卿遼東丹王八世孫仕金為左右
司員外郎太祖時處之左右太宗即位

拜中書令卒年五十五
追封廣寧郡王諡文正

中原龍戰蕩煙塵黎庶凋殘氣不春幾輩好生如瑞獸
片言止殺亦神人化夷志遠科尊聖立法情寬網解民
字曰晉卿還晉用身為遼裔父金臣

黎庶初蒙古之制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即為拒命既克必屠之汴京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曰金人抗拒日久請屠其城楚材聞之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殺之將一無所獲是徒勞也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勿問時避兵在汴瑞獸其後帝至東印者全活凡百四十七萬餘戶瑞獸度國駐鐵門關有一獸鹿形馬尾色綠而獨角能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怪問之楚材對曰瑞獸也其名角端能解四方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下天之元子天下之民皆陛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

帝卽日止殺當河南破時俘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
班師人詔凡居停逃民者滅其家鄉社連坐
由是逃者多殍死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旣平民皆朝
廷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
帝悟命神人西域諸國及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
除其禁神人帝指楚材示之曰汝等尊聖一日楚材奏曰
謝曰無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尊聖制器者必用良
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無此人尊聖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
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
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請試之乃命宣課使
劉中楊奐隨郡考校分經義詞賦論爲三科雖被俘
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勿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
十人並復其家免爲奴者四之一後太原路轉運使
呂振副使劉子振以賊敗帝詰楚材曰卿言孔子之
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
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
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情寬時中原甫定民多誤
廢於我朝乎帝意乃解觸禁網而國法無赦

令楚材獨請肆赦且條便宜十八事應
犯罪至死者待報然後決帝悉從之
右丞履之子履通數學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
此子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楚材
晉用以
為名字

郝

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其祖天挺徙居
河南世祖初即位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

信使留宋十六年始還
卒年五十三諡文忠

金明池上雁高飛蘇武南還爾北歸夷夏兩人全使節
江淮三路策兵機魯連表斥權姦舛陳壽書釐體例非
猶憶和殖親疾療九齡奇慧世間稀

雁飛

經還之歲汴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詩云霜落
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

繳窮海壘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使節先是
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使節經既
被拘留數上書宋主賈似道俱匿不以聞驛吏棘垣
鑰戶甚逾狂狴經不爲動從者四十騎居七年死過
半經獨與六人處真州揚子院又九年丞相伯顏伐
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年夏始詣闕入秋病劇
遂不起經被留十六年鏑錮急迫益肆力於文章所
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
兵機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爲宋計者必謂有
荆襄方可以保淮甸有淮甸方可以保江南今當從
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
臨淮揚三道並出東西連權姦始宋相賈似道密遣
衡則兵力常有餘裕矣權姦使乞和乃班師明年
世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
卽位且尋盟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陰屬李壇
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壇遣書止經經以
壇書聞於朝行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參議高詡請

入國期不報時似道方冒鄂圍之解爲己功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壇爲辭拘之真州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體例其續漢書序曰建豈知唐儉之徒款兵誤國紛體例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於蜀討賊恢復終莫能一而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統體不正大義不明故稱號論和殖初金末避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議皆失其實和殖居民走匿窖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殖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爲異

金履祥

字吉甫婺州蘭溪人其先姓劉改姓金宋末元初屏居金華山中累授以官皆不就

成宗大德中卒追諡文

安學者稱仁山先生

直趨燕薊救襄樊海舶瀾迴北返轅不聽擣虛延宋室

僅聞受學在何門風塵身屏幽懷淡雲月心閒至味存
通鑑前編書表注千秋大義重遺言

擣虛

當宋末遂絕意進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

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且備敎海舶所

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厯厯如指

宋終莫

何門

益自策勵知向濂洛之學即能記誦比長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

能用

何基之門

基學於黃榦而榦則雲月為史館編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榦而榦則雲月為史館編

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

校辭弗就居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追

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

通鑑祕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信

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子皇極

經世厯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

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

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爲書二十卷
名通鑑前編又著尙書表注二卷

史天澤

字潤甫大興永清人始太祖時代兄天倪

爲樞密副使仍拜中書左丞相加平章軍國重
事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武追封鎮陽王

臨軒受詔俾專征震主勲高氣自平獨抑家庭兵柄解
不張刑賞相權輕南行宣力勤勞事東道延賓吐握情

遺奏渡江猶戒殺常山仁將樹賢聲

專征

李壇反命天澤專征道聞壇入濟南笑曰豕突

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
其奔軼四閱月城中食盡衆潰出降斬壇於軍門初
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俾諸將皆聽節制天澤至
軍中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

高

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柄解嘗奏言臣

始攝兄職兄有比郭子儀曹彬云柄解嘗奏言臣

處三要職臣竊不安乞賜罷帝不許至是言者謂李

瑄之變由外藩權太重天澤復奏兵民之柄不可盡

專一門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

史氏子姪即日解權輕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

兵柄者十七人權輕天澤資治通鑑拜相之日門庭

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

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

服宣力與丞相伯顏總大軍水陸並進至郢州疾作

還襄陽帝遣侍臣諭曰卿自朕祖宗以來宣力最久

且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為

憂可北歸延賓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者悉為戒殺

善自調護延賓治其生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戒殺

天澤以疾歸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偕尚醫馳視天

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大兵渡江慎勿殺掠語

不及它

劉秉忠

字仲晦邢州人初名侃後從釋氏名子聰世祖時由翰林學士拜太保參預中書省

事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諡文貞追封趙國公進封常山王

請修宣聖廟堂基禮樂彬彬復舊儀心邃義經通象數
首裁漢制定鴻規數千言自孤僧上十七齡羞令史爲
野服同稱開國佐後來道衍讓鬚眉

廟堂

秉忠上言孔子爲百王師今廟堂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

散失宜徵太平之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義
修復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書奏甚見嘉納
義經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
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

事如指掌漢制初憲宗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
世祖悅之所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
吉詔秉忠營之名開平府繼升為上都而以燕京為
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又以中都為大都他如
頒章服立朝儀給俸祿定官孤僧始秉忠初見世祖
制一代成憲皆其所裁定官孤僧即留贊大計後奔
父喪歸賜金為葬具服除以僧令史秉忠生而風骨
人被召赴和林上書數千言令史不凡年十七補
府令史居恒鬱鬱不樂一日慨然投筆曰吾家累世
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大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
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開國秉忠自幼好學垂老
谷間尋為僧於天寧寺開國秉忠自幼好學垂老
食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詠自娛其詩
蕭散閒淡類其人有藏春散人集十卷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宋末入燕不仕講授京師
太極書院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豈導他人攻父母獨留異地倡師儒希賢一卷躬為錄

傳道千年手繪圖南返微言期國士北行絕學牖門徒

騎追幸護姚文獻日再中天奉聖謨

父母

世祖自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否

祖悅不希賢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強之仕希賢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知有程朱傳道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繼天立極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聞國士復為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門徒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

衡復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

朱諸經傳註盡錄付姚樞
燕學徒從游者常百餘人
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
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
之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
欲生因與樞訣斲死樞留
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
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
北保無他
復強從之

許

衡

字仲平號魯齋懷州河內人世祖時厯官
集賢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並議中書

省事卒年七十三追
封魏國公諡文正

紫陽蒙訓對神明山隱蘇門責匪輕訂友雒閩思已任
致君稷契奠民生中州冠冕三綱繫上舍璠璣四學程

宮傳官辭師道重此心原不在簪纓

神明

衡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

不治

蘇門然後移家蘇門山與姚樞及竇默相講習慨

可也

蘇門然以斯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

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訂

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寢盛

友初居徂徠山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

時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訪之得易傳四書集註

或問及小學等書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

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

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時

年四十志致君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

學如成童致君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

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

生而不利若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散授人時至庶
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
敷五教以善民心此官辭時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
輔贊堯舜之實也官辭衡樞輩入侍每言治亂休
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
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樞為太子太師
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
疏遠然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拜
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
東西嚮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
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師道後改集賢
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明年謝病歸師道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
事也若輩太樸未雕視聽專一置善類中涵養數年
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
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
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
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

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
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射或
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
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